

十月文藝叢書

朱桂花的故事

路翎 著



新識書店印行

書叢藝文月十

朱桂花的故事

著 翎 路



行印店學識初

朱桂花的故事

有 版 權

以	定	自	義
單	行	知	
不	省	不	省

知	云	十	終
識	江	月	
印	蘇	又	
刷	州	華	
廠	路	編	
		委	
		會	
			翹

1950—10【1】

【85】1 2000 (32-192) 7.60

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凡例

一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始工作，即以「十月」命名。

二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選刊各種形式的人民文藝底創作與翻譯，以著譯人爲單位。

三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原則上規定每月出一本，但也許一月數本，或數月一本。有值得出的東西，又有出版能力，多出幾本，沒有值得出的東西，或出版能力有限，就少出幾本。

四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每本約五萬到十五萬字。

五、除歡迎文藝工作者底著譯外，我們也歡迎工農兵大衆的創作。

六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編委會對來稿有修改權，如不願別人修改，務請在稿端註明。退稿須附足郵票。

七、寄稿處和通訊處：天津羅斯福路知識書店轉。

目次

試探·····	一
替我唱個歌·····	八
朱桂花的故事·····	二二
榮材燴的籃子·····	三八
女工趙梅英·····	五三
祖國號列車·····	七一
勞動模範朱學海·····	九〇
鋤地·····	一〇九
林根生夫婦·····	一二〇
糧食·····	一三九

試探

這天早上飄着大風，劉福寧家老太太在村子裏走着。她的腳還是有點跛，但是樣子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她穿着一件胸前打着大補綻的舊藍布衫，一雙前頭開口的破布鞋，頭髮亂蓬蓬的。最要緊的，是她的臉上有一種害怕的痛苦的神氣，和以前那種威嚴的發福的樣子完全兩樣了；走起路來，顯得格外的跛。村子口上有一個解放軍的戰士在站崗，並沒有注意她，她却在他的面前很猶豫了一陣，臉上顯出卑屈的笑容來，想要對他鞠躬。她走了過去之後還不時地回過頭來這樣笑着，但戰士端着槍，已經背轉着她了。她對迎面遇着的一切人都笑着打招呼，人家也有回禮，也有覺得很稀奇，不相信有這種事，呆望着她的。她首先到她家個戶劉老三家裏去。

劉老三是五十幾歲的忠厚的人，家裏的幾斗米都讓反動派底敗兵前天走這里過的時候搶走了，正坐在那裏發愁。劉福寧老太太一走進來，他驚醒忙忙站起來了。

「哎呀老三，你客氣些什麼呀，坐坐！」老太太說，「坐呀，不要這種樣子。大家都是自己人。」劉老三很不安地坐下了，發癡地聽着他底東家老太太。

「老三，我來找你談談的。你看怎麼得了呀，這種時年。我家吉康也是這樣說，不曉得要鬧到哪一年呢。我家大老爺說：反正總是我們百姓倒楣就是了。他說，共產黨他是曉得的，他有一個朋友的兒子就是共產黨，那個朋友連他們的司令都認得呢。」

老太太治事精明，是村子里大家都曉得的；她也很是會說話。但不管她怎樣地表示親善，劉老三總有點不安，因為她平常是很威嚴的，也除了來要租罵人沒有上這里來過。而她底當過漢奸又當了保長的兒子，是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害怕的。

「老三，我聽二福說你們受駭了，來看看的。是受駭了吧，你老婆呢？」

「坡子里挖菜去了。」

「我們也還不是受駭的，前天大前天，那個槍打的呀，連門都不敢開！真是艱難啊！老三，我們是幾代的熟人了，我這個人什麼話都不瞞人的。人家還以為我們有幾個，其實是個外表呀，這種時年還是你們好啊！我也是勸我家吉康不要當這個保長了，他做生意蝕本，回來又害病，一個月光醫病就花了兩石米。前個月又把米拿去賣了一些，城頭又讓人家一搶，好！這看家頭十幾口人吃什麼！我叫他們不要進城去呢，他們非要說什麼城里好呀！我反正不管他們了，反正等那一天我眼睛一閉！唉，真是說不盡的呀！現在家頭剩下來的還不够吃半個月，又沒得一個人做事的，衣服也是當盡賣光了；老三，你看看怎樣是好，我們又沒有力氣，像你們還能在外頭混混……七七八八的開支，到處

都要錢呀，我到那里去說呢？」

劉福寧老太太眼圈發紅了，她停下來，醒着鼻涕。劉老三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像這種樣子的，所以更爲不安了。他還欠她家一石多稻子呢。他是忠厚人，就很替她難過。

「老太太，我們也是沒得辦法，你是曉得的。」他說。

「不過你們總比我們好啊。」老太太醒着鼻涕說。

「老太太，欠的債我是總要還的，不過這幾個月沒得法子……家里頭幾斗米都給那些搗砲灰的搶光了呀！」

「呵老三，你何必這樣說呀！我們今後鄉是一樣了，祇要大家照顧！你還提租子幹什麼啊！」老太太說，按着他底手，「千萬不能的！說句良心話，我們也不是真的沒得吃了，總還是有點辦法的，我今天來，就是跟你說，那個租，我們今後不談了……再談就不是人。你沒有吃的了儘管來我那里勻一點，我要是沒有，不客氣說，也與上你這里勻一點……」

老太太完全是真情似的，眼圈更紅了。劉老三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，因此激動得面色發白，好久說不出話來。

「老太太，你莫非把我見外了？」他叫着：「你放心好了，那個租一定要還的！」

「不，不要說了。」老太太忍受不住的說。

「那不行，要還的！」

他是這樣的真心，所以老太太感動得直流眼淚，他自己也激動得不知要再說什麼，祇是凝望着前面。似乎是，他所受的一切痛苦現在都得到報償了。地主太太和佃農之間的這種情形，是從來都不曾有過的。

「阿彌陀佛。菩薩保佑你啊！」劉福寧老太太看着他的這種可憐的蒼老的樣子，動情地說，就紅着眼睛，走出去了。

他好久地呆坐着。他激動着，嘆息着。他不能思想，他不明白在他底眼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究竟這世界上發生了什麼變化。爲什麼那樣的軍隊搶劫之後逃掉了，這樣的軍隊來了，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。

但是不久他的瘦小的女人回來了，揹着挖野菜的空子，後面跟着他底十二歲的女兒桂香。他第一眼看見的，就是他的女兒的憔悴，和她的身上的衣裳的破爛。完全是一些破布，連身體都遮不住了。他從前幾年不會注意到這個，但現在却驚動地看見了。

「剛才劉老太到王二和家去了，」女人一進門就憤激地說。但他却像是沒有聽見似的，呆望着他的女兒。

「真是會裝佯呀，穿的一身破衣裳！走到王二和家里說說：不得了呀，搶光了呀，沒得吃了呀，

大家都不得了呀！嚇，說得真好聽。」

「你怎麼曉得人家裝佯呢？」劉老三憂鬱地問。

「不是裝佯是什麼？又說，欠的租子算了呀，今後大家幫忙呀！」

「二和怎麼說？」

「二和說：欠的租子嗎，用不着說了，還也是還不起的，將後來大家再算吧。」女人說，興奮地笑着。

「她也上我這里來過了。」

「你跟她怎麼說呢？」

「我說，」沉默了一下，劉老三說，「我們是講良心的，不是那種人，我們不想發財，是這個命，欠別人的總是別人的！」

「唉，你真蠢呀！」女人說。

「照你說要怎樣呢！我們就是那種人嗎！」劉老三憤怒地說。

「你就不想想他劉福寧家是什麼人家，狼心狗肺的！」

「少說了，再說！」劉老三大叫着，他忍受不住了，「你就想沾這點便宜！狗養的，你憑什麼罵人家……！」

「我要罵！」

劉老三是這樣痛苦，於是狂吼着跳了起來，把他的女人打了。但他的女人，平常雖然很溫順，很怕他，今天却不同了：她放肆地哭叫了起來。她一件一件地數說着劉福寧家老老少少這些年來對他們的虐待。她說，如今不要再受欺了，小桂香要吃飽飯，要穿衣裳了，不然她寧願死掉。

「你可憐就忘記了，去年子你跟他家送的十担柴，一担一担的忙了一個秋天，到頭來還要說秤少了，關進局子嗎？你就忘了，這一石多租是怎麼欠的嗎，是什麼利錢啊，你就忘記了他家當保長，這個捐那個稅，怎樣刮的啊！你就不看看桂香身上穿的什麼，她吃的什麼，十幾歲了，哪一天吃飽過的？再要受他家的欺我也不活了啊！」

劉老三沉默着，臉色鐵青的。他害怕他自己的狂暴，他自知沒有理由。小桂香躲在一邊，望着他淌眼淚。門口擁着很多人了，大家看着他，聽着女人的哭訴，歎息着。

「哎呀，是什麼事情呀？」劉福寧老太太出現了，她是往各處都試探過了回來的。她心里非常的感激劉老三，因此又走來看看。貧苦樸樸的鄰人們，冷冷地給她讓開了。老三的女人繼續哭着。她立刻變了臉色了。

大家靜着。

「你起佯！」突然的小桂香衝上來叫着。

「你叫什麼呀！」老太太說，「阿彌陀佛，要講良心呀！老三你說是不是，你是忠心人……」
臉色鐵青的劉老三站起來了。

「我不是什麼忠心人，老太太，我這下子才看透了！」他大聲說，含著眼淚望望大家，「我們也苦不下去了，再要叫我替你劉福寧家當牛馬，那是辦不到的！」

四九年六月

「替我唱個歌！」

這天晚上，月亮很好，暴熱之後天氣也涼爽，年青的男女工人們在貨倉前面的場子上練習着唱歌。老工人馮有根坐在一邊吸着香煙，他的臉上有一種陰沉的古怪的表情，又像是嘲弄，又像是痛恨。慢慢地他站起來，走到唱歌的年青人們旁邊來了。

「喂，聽我唱一個！聽我唱一個！」他丟下他的煙頭，用腳踩熄，舉着手輕蔑地大聲叫着。他走到人們中間，拉起了喉嚨就唱，模仿着女工們，發出了滑稽而討厭的聲音。大家還沒有弄清楚他究竟在鬧什麼鬼，他就瞪着眼睛咒罵一句，然後擰着袖子說：「我學個牛叫給你們聽好不好？」於是張着兩隻手臂，特別難聽地怪叫了一聲。他始終不笑。年青的工人們有一些悄悄發笑的，但大部份都很生氣。他們叫罵起來了，喊他做老二流子。吳順明衝了上去，捉住了他底衣領，一下子把他推得好幾尺遠。

「滾吧，老二流子，這裡沒有你的！」

老馮底神氣馬上變了。他差不多是正在等待着這個機會。

「積極分子！哼，你這個半吊子的積極分子，你當了官啦？你憑哪一門子欺人？」他說。

大家立刻覺得情形有點麻煩，明白他會說出更難堪的話來，於是好幾個人上來勸解了。但是他不理會。

「告訴你，兒子！」他發邪地喊着，「你這個小組長不是老子選的！老子不認你！」

大家又來勸解。但是吳順明已經忍不住了，他本來是沒有用心思的，不過是想在女工們面前出出風頭，而且大家和老馮也開慣了；沒有想到他要變臉，所以下不了台了。

「走，我們上王主任那裏說去！」他說。

「去就去吧，王主任歡喜你嘛！」老頭子說，「國民黨的主任我都見過！你他媽的積極個屁，少在我面前吹牛，告訴你，你的底細我知道，兒子！你在上頭說的這個那個的壞話我全曉得，你是拿大伙做買賣，想往上頭爬，想到工會裏頭去坐椅子！我就不信！」他跳起來叫喊着，「要是他共產黨真是這樣子，我馮有根就上街討飯去！」

他底聲音和表情裏面現出了那種老年人的威嚴而暴烈的力量，把吳順明壓倒了。吳順明太年輕，沒有這種經驗，一時不曉得說什麼好了；他也明白他有錯。但是仍然在大聲地說着：「上王主任那裏談去嘛。」這時候已經圍了很多，管理室的王主任也跑過來了。但是老馮却再也不說什麼。並不是害怕，而是認為共產黨也不能了解他，於是不斷地搖着頭憤怒地說：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反正我

老二流子不對！」然後就非常固執地沉默了下來，甩開了王主任的手，走開去了。

這個時候他已經不再是無聊而搗亂的，他已經顯出了他底自尊而頑強的性情。他過去受過很多侮辱，都是不發脾氣；有時候還要拿自己來開開玩笑的。今天他這樣地爆發出來，正是因為他已經對周圍的一切存着很大的希望。人們總是對親切的對象才會苛求的。他是不滿職工會里的某些事情。解放以後，年青的人們一直把他當做老滑頭，拿他開玩笑：什麼事情都把他扔在一邊，根本不信任他，而他，多少年來受着侮辱，是非常地渴望著恢復自己底尊嚴的。職工會的一些情形叫他很苦惱。管理室的王主任是一個嚴厲的人，辦事非常仔細，祇是有一樣不好：平常很少和工人們接觸；有事去找他，他就熱心得不得了，不去找他他就不曉得。吳順明人機靈一點，過去帶頭對反動派鬥爭過，解放後又很積極；常常跑職工會跑管理室，王主任對他印象好，職工會也就常常表揚他，叫他做了小組長了。其實他家本來是開店子的，他也唸過學校，祇是大前年父親死了，店子倒了，才來做工；過去對反動派鬧事是因為覺得自己能力高，氣不服；解放以前一直想着當一個職員，是一個學生脾氣。老工人們對他的意見總是：「他呀，不錯，不過沒有苦過。」但是領導上面還不知道，叫他又當了學習組長，又當了歌詠隊長了。他慢慢地孤立起來。他和老馮最過不去，比方說，在開會的時候老馮總是想發言，想說明自己並不是二流子，想說出自己對這個廠的熱愛來，但是吳順明却老是要嫌他，攔住他的話。因為這樣，往後每遇到積極分子年青人活動的時候，他都要出來搗蛋。人家開會討論分組學習，

他却在那裏哼着小調；人家談着完成生產任務的事，他却在那裏問這個那個借錢；有一次還端着一杯酒坐在後面，一面喝酒吃花生米，一面惡狠狠地瞅着大家。他本意不是這樣，他本意是想大家看得起他，哪曉得却一天天地弄得更壞，更糟糕，因此也更痛苦，心里頭像是着了魔一樣。

他在這個廠裏頭八、九年了。來這個廠以前，他拉過板車，在碼頭上下過力，也在機關里當過火伙。最初是來廠里打雜，起重，後來才學了剪裁的手藝。不過手藝並不好。年青的時候他就喜歡調皮搗蛋，到處都要反抗鬧事；年紀大了，弄得剩下光棍一人，在各種打擊下失去了自信，就變得貪嘴無聊，沒有了往年的反抗的氣勢，祇會耍一些小搗蛋了；例如跑毛房，偷材料，做活的時候在桌子底下藏酒瓶。爲了這些小搗蛋，他被日本人吊起來打過；反動派來了以後也挨了無數次的耳光。他底身體和精神都已經叫折磨得很衰弱。他底光禿禿的頭，滿是創痕的臉，兩隻朦朧的眼睛，和嘴上的兩撇濃厚的鬍鬚，給他造成了一種又嚴厲又痛苦又可笑的表情。他到處都要說歪話。年青的男女工人們就時常要開他的玩笑，在他底頭上撒一把草或在他底背上畫一個烏龜。可是他卻會假裝不知道，就揹着這烏龜到處走，有一次甚至一直走到大街上去，拖着破鞋子，很正經又很懶散地搖擺着，後面哄上了一大羣小孩和閑人。

解放以後，各方面受到了很大的感動，他非常地愛着這廠，不再偷材料也不再曠工了，不過仍然是貪酒好睡。他起初覺得一切都改變了，後來就覺得，所有的人，大部份人都改變了，唯獨他的情

形沒有好起來。他想受到尊重，可是人家仍然不拿他當做個什麼，不和他說心腹話，並且還替他新取了一個名字，叫做老二流子。

「難道我願意做老二流子麼？我苦了一生爲的什麼？」和吳順明吵了架之後，他就這樣想，非常的難過了。

第二天，他跑到管理室里去，想借幾個錢。廠方認爲他孤單一個人不會有什麼急需，一定是借錢去喝酒，就說了他一頓，沒有答應。哪曉得他突然地發了火，大吵大鬧起來了。

「你的道理說得不錯，王主任！你教訓得對，王主任！」他大叫着，「我是巴到這一天翻身解放了，我沒得話說。共產黨辦事不錯，是爲了我們工人，……我不過是說，你們開除我就是！你們一開除我，我馬上走！」

他吵來了一房間的人。他亂叫亂踢，一定要人家馬上開除他；他說他配不上共產黨，不夠資格。廠方發現了這種情況，就馬上找了職工會的老李來安慰他，弄到後來連軍事代表都對他說道歉的話了，但是他仍然吵鬧。他非常固執。「你們這樣，開個條子給我，叫我還鄉生產吧！我活又做不好，又是老二流子，不配……叫我還鄉生產吧。」軍事代表就問：「你家在哪里？」他說：「我不曉得我家在哪里——叫我還鄉生產吧。」

工人們都對他不滿極了。大家說，這老頭子滑頭，從前他不敢這樣鬧的；他這是欺侮共產黨，欺